

# 《汉语大字典》“人名用字”考误举隅\*

袁 涛

(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)

**提 要** 《汉语大字典》在处理“人名用字”时存在许多问题,大量仅仅被释作“人名用字”的字其实是通用字的讹俗。本文考析了《汉语大字典》中十个仅被释作“人名用字”的字,以期为《汉语大字典》的修订提供参考。

**关键词** 汉语大字典 人名用字 考误

## 1. 引言

张涌泉先生在《汉语俗字研究》第六章“俗字研究与大型字典的编纂”中,对《汉语大字典·金部》“銖”字做过考辨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释“銖”为“人名用字”,张涌泉(2010:190-191)指出:“人名用字也应该是音有义的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只告诉读者‘人名用字’,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。”受此启发,笔者翻检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2版),发现其中还存在不少仅释作“人名用字”的字。经考察,这些所谓的“人名用字”其实大多有字源可寻,且音义可考,其中多数字又都是通用字的讹写、俗写。以下试就《汉语大字典》中十个仅被释作“人名用字”的字做一番考辨,并对所谓“人名用字”的相关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看法。

## 2. 释例

### 2.1 莖

莖,音义未详。用于古人名。清温睿临《南疆逸史·姜曰广传》:“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莖、陈启新。”(页 484A)

---

\*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,承蒙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关长龙老师、张文冠老师的指导;审稿期间,又承蒙外审专家细心指出诸多问题;文章校对环节中,编辑老师亦对拙文中所引用的文献多加校正,在此对诸位尊敬的师长致以衷心感谢!



乎石上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八十二）又《浯溪铭序》曰：“浯溪在湘水之南，北汇于湘。爱其胜异，遂家溪畔。溪世无名称者也，为自爱之，故命浯溪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八十二）考宋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卷二十五《湖南路·永州·山川》曰：“浯溪：在祁阳县南五里。流入湘江，水清石峻。唐上元中，容管经略使元结家焉。结作《大唐中兴颂》，颜真卿大书刻于此崖。结又为《岵台》《唐亭》《石室》诸铭。陈衍《题浯溪图》云：‘元氏始命之意，因水以为吾溪，因山以为吾山，作屋以为吾亭。三吾之称，我所自也。制字从水从山与广，我所命也。三者之自，皆自吾焉，我所擅而有也。’”按：祝穆所言“唐上元中”误，据《新唐书·元结传》及颜真卿《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四十四）可知，元结当在广德元年（763）后家居永州；又陈衍《题浯溪图》所谓《唐亭》当作《唐廡》，清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卷七“唐廡铭”条曰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高，小堂也。’或作‘廡’，读去颖切，与‘亭’字音义各别。次山此铭，本是‘廡’字，俗儒罕通六书，误读为‘唐亭’，失之远矣。”据此，唐广德年间，元结家居永州祁阳县无名溪畔，因名溪为“浯溪”，又名溪畔山石为“岵台”，名所居之室为“唐廡”，并作三铭以记之。“浯”“岵”“唐”皆取此溪、山、室为吾所有之意。然则“唐”字即为元结新造字，是在“吾”的基础上因“廡”字类化增旁而成，音本读 wú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所引之“黄唐堂”，即清代著名诗人黄之隽，“唐堂”为其号，而非其名。“唐堂”之意，当即袭自元结之“唐廡”。清人有阮葵生者，号唐山，见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卷六五，“唐山”盖亦与“唐廡”相涉。

#### 2.4 寘

寘，zhèn，《集韵》知盈切，平清知。人名用字。《集韵·清韵》：“寘，阙。人名。后周齐王子寘。”《正字通·宀部》：“齐王宪未有子名寘者，疑误。”（页 1011A）按：此条目之“寘”字实当为“寘”之讹字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立此条目，所用书证为《集韵》及《正字通》中所谓之“后周齐王子寘”。“后周”即宇文氏所建立之北周。今通检《周书》，北周封齐王者唯一人，即宇文泰第五子齐炀王宇文宪。《周书·齐炀王宪传》：“宪六子：贵、质、寘、贡、乾熙、乾洽。”并无名“寘”者。清徐文靖《管城硕记》卷二十九曰：“寘当是寘之讹。”今按：徐说是。“寘”字声旁“宗”草书作“宗”“宗”之形，与形旁“贝（貝）”成字之后，便与“寘”字形近，故致相混。《说文·贝部》：“寘，南蛮赋也。从贝，宗声。”“寘”字本指赋税，与“贵”“质”“贡”诸字意亦相近。然则《集韵》“寘”字盖即“寘”字之讹。

#### 2.5 楨

楨，人名用字。《清朝野史大观·清人逸事·郭南华劾高士奇疏》：“光棍俞子楨在京肆横有年，唯恐事发，潜遁直隶天津山东洛口地方。”（页 1355A）

按:此条目之“楨”疑为“易”之增旁讹俗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立此条目,所用书证为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中所载之《郭南华劾高士奇疏》,然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实为抄纂群书而成,则《郭南华劾高士奇疏》必其有时代更早的文献出处。今考清郭琇(即郭南华)《华野疏稿》卷一《特参近臣疏》曰:“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,唯恐事发,潜遁直隶天津山东洛口地方。”《清实录·康熙实录》不载此疏,清蒋良骥《东华录》载之,亦作“俞子易”。则此人实当名为“俞子易”,而非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之“俞子楨”。又考清昭槤《啸亭杂录》卷二亦载郭琇此疏,此人作“俞子楨”,则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之误承自《啸亭杂录》,今《汉语大字典》又承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之误矣。然“易”字何以会讹成“楨”?盖“易”字与“員”字形近致混,又蒙上文“光棍”之“棍”而增木旁,遂讹作“楨”字,此致误之由盖与上文“猛”讹为“徻”之情况类似。

## 2.6 煨

煨,yīng,《集韵》于惊切,平庚影。人名用字。《集韵·庚韵》:“煨,阙。人名。《南史》有张煨。”(页2366B)

按:此条目之“煨”疑为“煨”字之讹。而“煨”亦固有其字,亦未必为“人名用字”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立此条目,所用书证为《集韵》所引之《南史》。今通检《南史》,并不见有名曰“张煨”者,疑此“张煨”为“张煨”之讹。《南史·孝行传》曰:“张昭,字德明。……父煨,常患消渴,嗜鲜鱼。昭乃身自结网捕鱼,以供朝夕。”《陈书》与此同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三十四、《册府元龟》卷七百五十四亦载此人,皆作“煨”。然则此人当为“张煨”无疑。“煨”字右形“英”俗书作“莫”,参《碑别字新编·九画·英字》引《隋口钦墓志》(秦公辑,1985:104),殆即“煨”右形“莫”稍讹,然则由“莫”到“英”、由“煨(煨)”到“煨”的回改有其可能。又如明冯梦楨《淮府仪宾心源吕公墓志铭》曰:“公姓吕氏,讳煨,……沔阳公三子,……季即公。沔阳公始为鄱阳簿,会淮庄王为其女选婚,得公喜甚,曰:‘是凝重,异常儿。’遂委禽焉。”(《快雪堂集》卷十一)吕煨即明末吕留良之祖父。然明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卷五“郡主侍养”条则曰:“崇德吕相为鄱阳簿,有声。子煨,有才貌。”此亦误“煨”为“煨”之一证<sup>①</sup>。由此《集韵》所谓“张煨”之“煨”当即“煨”之讹。“煨”字甲骨文作、、诸形<sup>②</sup>,季旭升以为像“莫”在火上,“字与‘莫(焚)’取义相似,似象干旱焚刑人”(季旭升,2014:755),本义固与人名用字无关,后世亦不专为人名用。

而所讹成的“煨”形其实固有其字,与“煨”字无关。此字宋代始现,多见于宋

① 可参卞僧慧(2003:42-50)。

② 诸字形可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(1978:520-521)。

元以来人名之中,如宋有赵孟煠、赵与煠、赵必煠、赵崇煠,见《宋史·宗室世系表》;明有朱观煠,见《明史·诸王世表》;清有学者胡绍煠,以《文选笺证》行世。不过明代以来,此字亦偶见其他非“人名用字”之书例,如明丘云霄《山中集》卷五《适赋》曰:“灵筠百尺,夏木千章;葳蕤纤郁,熈煠葱苍。”“熈”即“烟”之俗写<sup>①</sup>,此处“熈煠”疑与“氤氲”“烟煠”同,表示树木云烟缭绕之貌。联绵词字形无定,此“煠”与“氲”“煠”相假借。又明张自烈《正字通·火部》曰:“煠,伊卿切,火色也;又人名。”本文以为,“煠”字产生之初,容或作为“人名用字”使用,然据以上《山中集》《正字通》二例可推知,在历史发展中,此字恐怕亦有他义。

## 2.7 燿

燿,yì,《集韵》夷益切,入昔以。人名用字。《集韵·昔韵》:“燿,阙。人名,后魏有张燿。”(页2390B)

按:“燿”字当为“煜”之声符换旁俗字。

高丽本《龙龕手镜·火部》:“燿,俗;煠煜,二正。音育,火光也,耀也。下一又为立反,火貌也。三。”“煜”字声旁“昱”俗作“翌”,宋张有《复古编》卷五:“昱,明日也,从日、立。别作翌,非。”盖“昱”“翌”音形皆近,故相混也。“燿”“煜”同音,《龙龕手镜》“音育”,《集韵·屋韵》中“育”“煜”皆余六切,故其音本读yù。《集韵》此字音夷益切,实际上是涉“燿”字右旁“翌”而产生的俗读。

另外,《集韵》所谓“后魏有张燿”之说可商。今通检今本《魏书》,并不见有名“张燿”者。而据《魏书》卷七十六列传所载,则有一人曰“张熠”。此人《北史》作“张耀”,《册府元龟》卷三百八十一作“张煜”,宋本《册府元龟》卷六百八十八亦作“张煜”,《集韵》所见之“张燿”盖即此人。今已无法见到北宋本《魏书》《北史》的原貌,且考虑到北宋本《册府元龟》引此人作“张煜”,又《集韵》所见之人作“张燿”,“燿”即“煜”之俗字,故疑《魏书》“张熠”、《北史》“张耀”实皆本作“张煜”,“熠”“耀”盖皆“煜”字形误。

## 2.8 燿

燿,人名用字。《龙龕手鑑·火部》:“燿,俗,音忆。”《字汇补·火部》:“燿,人名。《高子遗书》:‘恭和王次子惟燿。’”(页2403B)

按:“燿”即“憶”之意符换旁俗字。

张涌泉(2020:450):“‘燿’疑即‘憶’的俗字。《龙龕》卷二火部上文:‘炘,俗,音性。’《字海》谓‘炘’同‘性’,可以互勘。”“憶”俗作“燿”,盖“卜”“火”旁形近而混。唐杜荀鹤《宿栳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》:“数树秋风满庭月,燿君时复下阶行。”(宋

<sup>①</sup> 可参王宏源(2015:887)。

刻本《杜荀鹤文集》卷二)唐权德舆《杂诗》:“晚景支颐对樽酒,旧游熿在江湖久。”(清嘉庆翻宋刻本《权载之文集》卷二)郭三聘《澹山岩》诗:“熿昔游澹岩,文社四为侣。”(清光绪刻本《宋诗纪事补遗》卷二十八)以上文献中所见之“熿”都表回忆义,显然都是作“熿”之俗字来使用的。其音本读 yì。

## 2.9 燦

燦,róng,《龙龕手鑑》音荣。人名用字。《龙龕手鑑·火部》:“燦,音荣。”《字汇补·火部》:“燦,朱日燦,昆山人,万历中营缮司员外郎。”(页 2403B)

按:“燦”即“熿”的俗字。

考《重订直音篇·火部》:“熿,音荣,光也,明也;燦,同上;焯俗。”“燦”与“熿”同。明王锡爵《历代名臣奏疏》卷五田锡《开宝寺塔疏》:“塔藏舍利也。疏云:‘众谓金碧燦煌,臣以为涂膏衅血。’”此疏亦见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十、宋陈均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卷四,“燦煌”皆作“熿煌”,此即“熿”“燦”相混之证。“熿煌”为古文常见词,多见于隋唐以来文献,意即光亮辉煌。宋刘斧《青琐高议》卷一“李相”条:“建隆年元夜,艺祖御宣德门,初夜灯烛焯煌,箫鼓间作,士女和会,填溢禁陌。”明·朱鼎《玉镜台记》第八出“成婚”曰:“洞房花烛夜燦煌,争看神仙仪仗。”(明·毛晋《六十种曲》)以上“燦煌”亦皆与“熿煌”同。“燦”既为“熿”之俗字,则其音本读作 yíng。《龙龕手鏡》中此字音荣,当是涉其右旁“榮”而产生的俗读。

## 2.10 楷

楷,人名用字。清黄钟骏《畴人传四编》:“余楷,银邑人也。”(页 2491B)

按:此条之“楷”疑为“楷”之讹字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此条书证为清人黄钟骏《畴人传四编》,今检《畴人传四编》原书,确作“余楷”。然而据原书小注所知,《畴人传四编》之文实又引自明人程大位《算法统宗》一书。检《算法统宗》书末《算经源流》可知,此人实当作“余楷”。此条之“楷”盖“楷”字形近讹误,非固有之人名用字。

不过,“楷”字在时代相对较早的文献中已经出现,且确作人名使用。唐杜牧《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》曰:“(邢群)四男,曰悻、楷、温郎、寿郎。”(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《樊川文集》卷八)然而此字清前字书、韵书皆无征,极为可疑。且此处有异文值得注意,《文苑英华》卷九五四引作“悻”,下校曰:“《集》作‘楷’。”今按:或当从《文苑英华》作“悻”,《玉篇·心部》:“悻,安和貌;乐貌。”可与邢群子名“悻”者相应,《尔雅·释诂上》:“悻,乐也。”与“悻”字义近。

## 3. 结语

最后,笔者对《汉语大字典》中的“人名用字”问题谈一点看法。

第一,作为一种常识性的认知,所谓的“人名用字”应该大多都是有音有义的,甚至应该多是常用字才对。而通过以上十例“人名用字”的考察,我们可以初步推断,《汉语大字典》中仅仅被释作“人名用字”的字,很大一部分是常见字在历代文献中的讹俗。这种基本判断,可以为日后《汉语大字典》的修订提供参考。

第二,不可否认的是,《汉语大字典》中收录的部分“人名用字”在文献中确实只作人名使用。这部分字或者为译音用字,或者是古人,尤其是统治者,为避讳而造的生僻字。兹举一例,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吴录》所载孙休诏曰:“孤今为四男作名字:太子名翬,翬音如湖水湾澳之湾,字茵,茵音如迄今之迄;次子名奠,奠音如兕觥之觥,字羿,羿音如玄磬首之磬;次子名鉅,鉅音如草莽之莽,字显,显音如举物之举;次子名寇,寇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,字熒,熒音如有所拥持之拥。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,故抄旧文会合作之。”其中“翬”“奠”“羿”“鉅”“熒”诸字,《汉语大字典》皆仅释作“人名用字”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,这部分字在《汉语大字典》的“人名用字”中,应当只占一小部分。大部分的“人名用字”,应如上述所言,是常用字的讹俗。

第三,《汉语大字典》中收录的“人名用字”条目,实际上大多都是承袭自前代的字书、韵书,例如以上第2例袭自《字汇补》,第4、6、7例袭自《集韵》,第8、9例袭自《龙龕手镜》。可以推断,《汉语大字典》中“人名用字”其实大多有其渊源可考。这些“人名用字”的问题在历代的字书、韵书中陈陈相因,最终都被汇集到《汉语大字典》之中。这种现象启示我们,在日后《汉语大字典》的修订工作中,需要注意对历代字书、韵书中的文献用例加以细致辨析与合理援用,只有在充分整理并解决历代字书、韵书中相关文献问题的基础上,才能获得更多更为可靠的字形和释义。

#### 参考文献

[清]张玉书 [清]陈廷敬等(编撰) 王宏源(增订) 2015 《康熙字典》(增订版)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
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(编纂) 2010 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2版),四川辞书出版社、崇文书局。

秦公(辑) 1985 《碑别字新编》,文物出版社。

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编辑) 1978 《甲骨文编》,中华书局香港分局。

卞僧慧(撰) 2003 《吕留良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。

季旭升 2014 《说文新证》,艺文印书馆。

张涌泉 2010 《汉语俗字研究》(增订本),商务印书馆。

张涌泉 2015 《敦煌俗字研究》(第二版)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张涌泉 2020 《汉语俗字丛考》(修订本),中华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李晶)